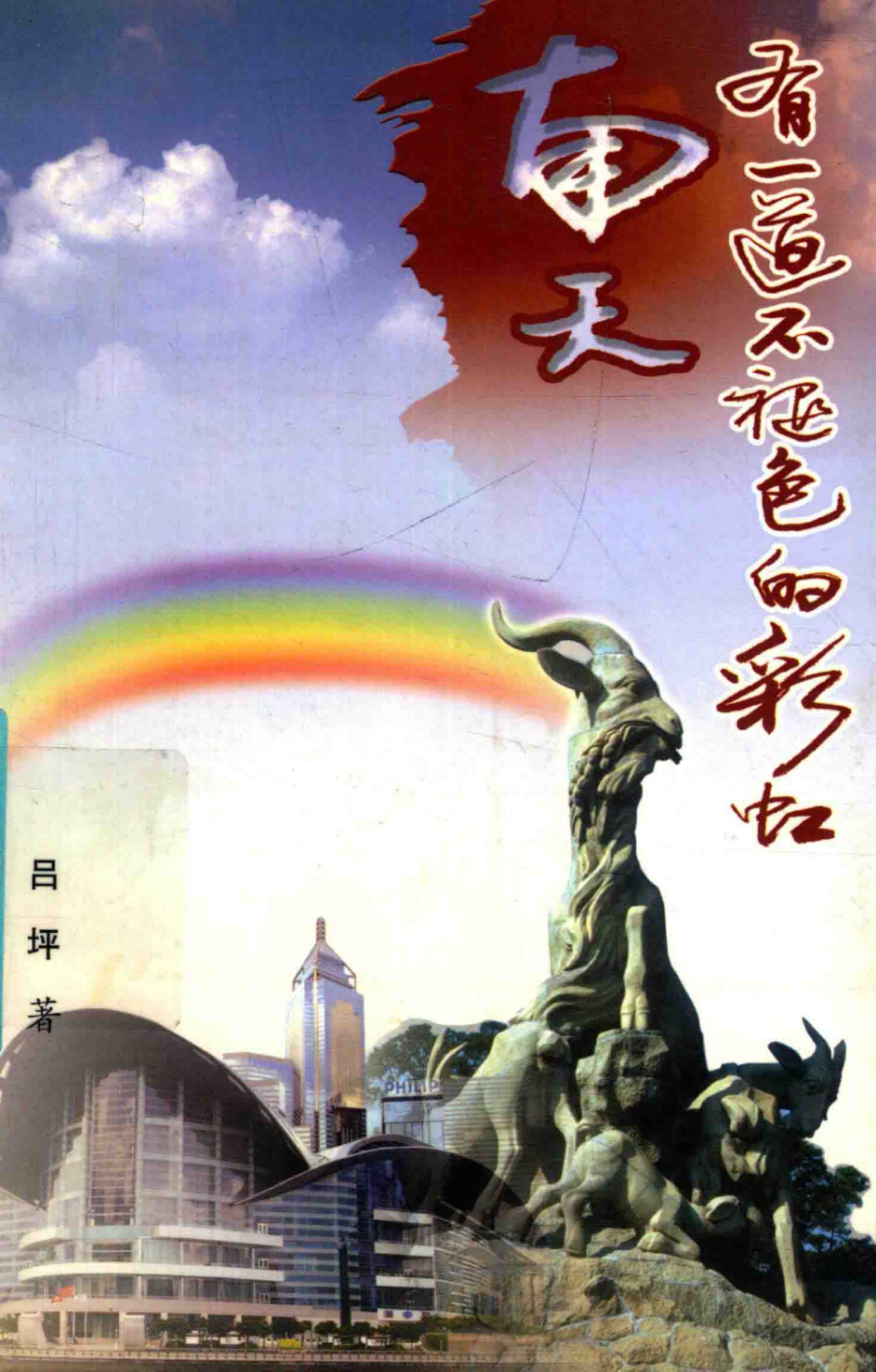


南天

有一道不褪色的彩虹

吕坪 著



南天有一道不褪色的彩虹

吕 坪 著

责任编辑：陈金葵 游慧冰

南天有一道不褪色的彩虹

《广东党史》编辑部 编辑出版

印刷：广州市政协机关印刷厂

850×1168 32开本 5.6万字

印数：500册 印张：2.875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2004]粤印准字： 第0268号

南天有一道不退色的
彩虹

吴南生题



作者简介



吕坪,男,1923年3月出生,广东省惠东县人,大学学历,原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吕坪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从事音乐、戏剧活动,先后参加香港“虹虹”歌咏团、桂林文化界抗日工作队、新中国剧社工作。尔后到重庆从事工人和青年运动,并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共党支部书记。1948年因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奉命撤退到香港,同时在公开刊物《香港学生》工作。

解放后,任华南团委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底赴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1952年回国后,历任华南团校副校长、广东省委党校初级部党委副书记、茂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79年调任广东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兼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1983年专任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

近年来主要从事业余创作,著有诗集《大地情深》、《东风心韵》、《广东名家书吕坪诗词集》以及纪实文学《赤炽童心早许国》等,其中《赤炽童心早许国》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五十年研讨会”上被评为一等奖,《难忘的岁月》被评为中国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作品一等奖,《浅谈传统诗词的形、情、意》获得世界华人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特别奖;并有作品被辑入《中国经典诗词》《中华诗词艺术家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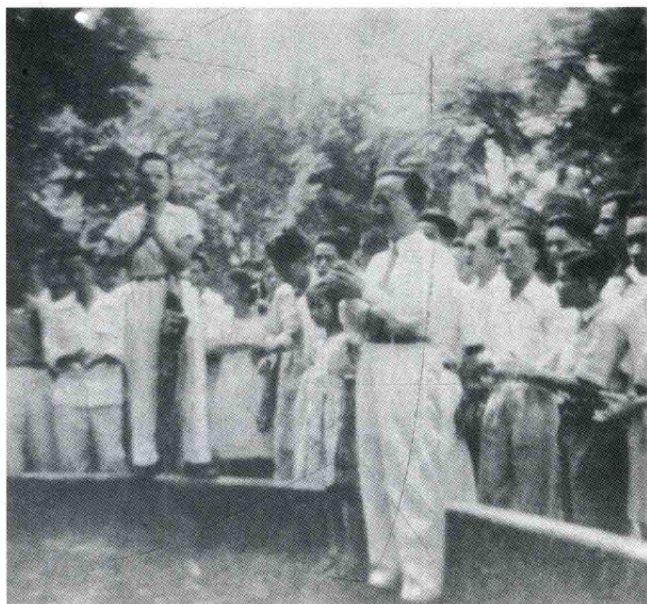


1939年虹虹歌咏团全体照片。



1947年“虹虹”参加演唱《黄河》的千人大合唱。

1948年夏
郭沫若同志参
加“虹虹”郊游
并作报告。



1949年12月，到深圳慰劳解放军。



1984年举行香港虹虹歌咏团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同时决定在广州恢复活动。图为杨康华(时任副省长)在讲话,前排座位:1.第一任团长卢动;2.第二任团长朱治平;3.黄焕秋(时任中山大学校长);4.著名作家陈残云;5.著名作家华嘉。



“虹虹”50周年演出谢幕时省委领导刘田夫、梁威林、钟明、陈越平等同志上台接见全体演员。



1984年,虹虹合唱团全体同志参加星海园落成典礼后,与严良堃(前排右五,著名指挥家)、李凌(前排右六,全国音协副主席)合影。



2002年,吕坪与诸桦、李美珠、叶少仪、黎景宋等团友重访桂林,在当年经常活动的地址留影。



1999年参加香港《赤子报国》铜雕奠基仪式后在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前留影。

永远的彩虹

(代序)

黄焕秋

纪事文学《南天有一道不褪色的彩虹》用文学形式描述了“虹虹合唱团”65年的奋斗历史。她的前身是于1939年在香港成立的“虹虹歌咏团”。当时正是祖国大地硝烟四起,日本侵略军已攻占了广州,香港的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面对中华民族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决心用响亮的歌声唤起民众,支持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香港市委的领导下,“虹虹”善于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用多姿多彩的生活内容引导青年。“虹虹”的领导人熟悉当年香港青年的心态,团结和影响了众多青年并带领、培养他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走上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少“虹虹”的同志回到香港恢复了“虹虹”的活动。又成为香港青年组织中影响最大、内部领导力量最强的一个组织。她做青年工作的经验,为当时在青年团体中建团、建党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可以说“虹虹”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青运史上的一面旗帜。她为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干部。

改革开放以后,“虹虹”又在广州恢复了活动。当年的青年现在虽已经两鬓披霜,仍然继承“虹虹”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唱着“跟着时代的齿轮前进,……我们永远是年青”活跃在广州的文艺舞台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情操。

《南天有一道不褪色的彩虹》叙述了“虹虹”60多年来的奋斗史。我想不仅是老年朋友读起来会有兴趣,而且对青年朋友特别是青年工作者也许更有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2004年3月

南天有一道不褪色的彩虹

——记“虹虹”合唱团 65 年的奋斗历程

吕 坪

我们都知道，彩虹是雨后天晴的时候才出现的。可是 1939 年在南海之滨、香港太平山下出现的一道彩虹，多年来，不论是风起云涌的年代，乍暖还寒的时刻，还是朝霞漫天的日子，她总是悬挂在祖国的南天上，保持着绚丽的色彩。她就是当年在香港名震一时，现在还活跃在广州的“虹虹”合唱团。

讲起“虹虹”来，还有一串串故事。

(一)

卢沟桥畔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雄狮，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祖国大地遍野烽烟。到 1938 年，半壁山河已遍遭敌骑蹂躏，连近在咫尺的广州也被日本攻占。但是这块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些人还是照样过着安逸、享乐、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却觉醒起来了，抗日救亡的声音像一股奔涌澎湃的浪潮。他们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支援内地。

红红谷里 彩虹初现

1939年初,有9个青年人每逢星期二、星期五清晨都去九龙油麻地一个山谷去唱抗日歌曲。这9个人都是从广州搬到香港来的广州大学及其附中的学生,他们都品学兼优,也是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他们相约在山谷里纵情歌唱。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全国总动员》等等。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抒发自己对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忧患情怀,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愤慨。这9个人中,以卢动为首(原广东省体委副主任,已于2002年去世),他读中学时期就很欣赏当时的粤剧著名演员薛觉先,取名卢觉先。他身高1米8,潇洒、倜傥,他喜欢唱粤剧、演话剧,唱歌,特别是打得一手好篮球。曾经被选拔参加全国运动会,后因抗战爆发,全运会中止而未能成行;他还曾经考上了电影公司当演员,又因没有办法交五百元按金而不能实现。1936年他还在广州大中中学读高中时,受到一位进步老师张肃的启蒙,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很同情劳动人民,认为觉先虽然有先知先觉的味道,还不足以表明他的志向,因而改名为卢动。1938年广州被日本侵略军侵陷,广州大学迁去香港,当时他已经是广州大学的学生了。广州大学要组织一个篮球队,就特别邀请卢动去香港,免费给他入学。这样他就从东莞家乡到了香港。他在大学里当然是个活跃分子,很快就聚集了几个篮球好友如吴宣昭等打打篮球。这时武汉合唱团到香港演出,在抗日救亡热情高涨的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卢动觉得光靠几个被人叫做“波牛”的运动员,难以号召更多的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于是他又

邀集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朱治平(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史研究所主任、已于1989年去世)、余季柱(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文艺战士、已于1943年病逝)、吴宣昭(原广东省体委训练部主任、已于1986年去世)、梁江强、蓝孔章(原广州市建设局科长、已于1995年去世)、陈卫、卢慧仙、邓洁钊等9个同学,每逢星期二、五清晨准时集中到九龙油麻地水塘山谷练唱抗日歌曲,这9个人要成立一个组织,起个什么名字呢?由卢动倡议,叫做“红红”歌咏组,因为红色意味着革命,代表了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也代表了旺盛的生命力。大家一致赞成。后来,这个水塘山谷干脆就叫作“红红谷”。歌咏组经常活动、聚会的地方就在卢动的家里,这个“家”实际上只是卢动在九龙弥敦道一间纸行楼上租的一个不到六平方的小房间,卢动是个穷学生,能够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算是不错了。全部家具就只有一张帆布床,一把椅子和一个小书桌。这个小房间一下子挤上9个人,,而且还有3个女的,床上坐不下,就坐在椅子、桌子、甚至地板上。有一次开会,朱治平被挤在地板的的角落里,猛扇着葵扇还出了一身汗,坐在桌子上的吴宣昭看到他那付狼狈相,笑着说;“老兄,真是太辛苦你了!”朱治平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有这样的地方开会,比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的条件好多了。”这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已经出版,,他们都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故事,知道红军在368天里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艰苦战斗中,一共爬过了18座巍峨险峻的大山,渡过了24条汹涌湍急的河流,经过了12个省。他们都把万里长征的坚苦卓绝的精神铭记在自己的心里。而且把红军的这种不屈不挠的坚持革命的奋搏的行动贯彻在今

后的生活中。现在他们正在讨论这个歌咏组怎么进一步开展活动,加大抗日宣传的力度。

别看这个歌咏组只有9个人,他们的精神是充实的,生活却是很愉快的,而且都是学生中的精英,也都很有活动能力。所以歌咏组很快就发展成二三十人的小队伍了。人多了还叫作“组”已经不太适合,于是就扩大一些叫作“红红歌咏队”了。既成为队,总得像个队的样子,大家推选卢动当队长。可是谁来指挥唱歌呢?对!就选余季柱吧。余季柱生得白白净净,下巴有点儿一兜,是一个活泼而又勤奋、热情的青年。他天生一付好嗓子,歌唱得不错,是很好的抒情男高音。可是他没有指挥过人家唱歌。在这个小队伍里,数来数去,还只有这个余季柱了。他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任务。回到家里,自己对着镜子比比划划地学起指挥来。余季柱是个音乐天才,还有过人的记忆力,开始他只能指挥齐唱,渐渐地也可以指挥合唱了。一首四部合唱的歌谱交到他手里,一个晚上他就能全部背下来。而且,在练唱时,哪个声部里谁唱得走了调,他也可以听出来。只过了一两年,他已经成长为香港颇有名气的合唱指挥了。

“红红”建队以后,经常在广州大学及其附中开展活动。他们不仅练、唱抗战歌曲,还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大家阅读一些基础的马列主义的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等等。“红红”的爱国进步活动引起了香港地下党的关注。当时,香港市委青年部长陈达明便派出党员黄振贤参加“红红”加以领导。此后在党的领导下,“红红”更加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应该提到的是张闻天同志以洛甫的笔名写的《论待人接

物》和《论青年修养》。这是两本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好书,当时在青年中广为传诵。自然,“红红”的同志也认真地阅读了。

“红红”的同志们不但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而且还广泛地阅读文艺书籍。这些马列主义的 ABC 和进步的文艺书籍,给当时“红红”的团员有终生的影响。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很有趣的故事和很通俗的日常生活例子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深奥的道理,使他们懂得“世界是物质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发展,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人的思想要符合客观规律,否则就要碰钉子”等。对于文艺书籍,当时他们读鲁迅的书除《阿 Q 正传》外,其他的文章特别是杂文还看不太懂。他们很喜爱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和曹禺的《雷雨》等小说、戏剧。当时苏联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托尔斯泰的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译本出版后,他们在各个岗位上都先后读了。主人翁保尔·柯察金高大的英雄形象深深地铭记在这些青年的心里。“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段响彻云霄的豪迈语言,不少当时的青年而现在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仍可以背诵出来。

“红红”的活动首先吸引了广州大学、附中的学生,不少同学请求加入“红红”。为了加强团结和扩大影响,由队